

歷史與空間

傳遞人類「下海」記憶的「送王船」

12月17日，聯合國教科組織（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十五屆常會評審通過，將中國和馬來西亞聯合提名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是首個「海絲」沿線相關國家聯合申遺成功的案例。迄今為止，中國已有42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總量排世界第一。「送王船」申遺成功，為鷺島廈門新添了一張世界級名片。

船者，舟也。《墨子·節用》中說，「舟之始，古以自空大木為之，曰舟；後因集板為之，曰舟；又以其沿水而行，曰船也。」不論是萬噸巨輪，抑或是一葉扁舟，其主要功能不外乎裝貨載人。從平民百姓，到帝王將相，都是有形的、真實的人。而送王船所送之「王」，則是無形的、虛擬的。傳遞人類走向海洋記憶的送王船，是閩南沿海先民於明代造就的撫慰、祭祀海難遇難者的儀式，植根於崇祀「代天巡狩王爺」（簡稱「王爺」）的民間信仰。善良的人們認為，王爺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間巡查，拯疾扶危，禦災捍患。只可憐，海上罹難者的亡魂（尊稱為「好兄弟」），四處漂泊，無所歸依。於是，人們定期舉行迎王、送王儀式，迎請王爺巡狩社區時，帶走「好兄弟」。活動儀式，內容豐富。包括迎王、送王船、樹燈篙、普度、送王船（踩街遊行及焚燒王船）等。送王船時，人們集聚在海邊、灘地，迎請王爺至宮廟或祠堂，先以供品祭祀王爺，繼而豎起燈篙，召喚「好兄弟」、普度「好兄弟」。送王時，人們請王爺登上事前精心製備的王船（多為木質或紙質船模），善男信女們，以各種藝陣開道，簇擁着王爺巡查社區四境，一路召請「好兄弟」登上王船，隨王爺一同出海遠行，繼續履行代天巡狩的使命，濟黎民百姓，保四方平安。因而，送王船也被稱為「做好事」。

送王船於15-17世紀，在中國閩南地區形成後，伴隨着「下南洋」移民和海上貿易，逐步傳播到東南亞地區。之後，成為廣泛流傳於中國閩南和馬來西亞馬六甲沿海地區的禮慶祈安儀式。如今，該遺產項目主要分佈於中國福建南部的廈門灣和泉州灣沿海地區，

以及馬來西亞馬六甲州的華人聚居區。在不同區域，這項民俗活動，既有共同點，又有地方性。比如在閩南，大多每三或四年，於秋季東北季風起時舉行；而在馬六甲，則多在農曆閏年早季擇吉日舉行。儀式活動，短則數日，長達數月。

送王船活動，除了做「好事」，還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尊重生命的理念，為推動包容性社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對話資源。其承載的觀察氣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識和航海技術，是人們長期海上生產生活實踐的結晶。長期以來，中國廈門與馬來西亞馬六甲民間文化聯繫素來緊密，多次開展閩南文化交流，有良好的合作基礎。中馬聯合申報「送王船」，萌芽於2015年。是年7月，「馬六甲海絲文化論壇」舉行期間，廈門市閩南文化研究會與馬來西亞僑生公會總會結為友好協會，雙方會長了解到「送王船」也是馬來西亞國家級的非遺專案後，不謀而合，萌生了聯合申報的意向。2017年3月，馬六甲16個宮廟和廈門14個宮廟簽訂中馬聯合申報倡議書。送王船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凸顯了福建省廈門市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区、戰略支點城市的地位作用，對促進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鑒具有積極意義。據悉，列入名錄後，中馬兩國將成立「雙邊工作委員會」，建立聯合保護共同協作機制，支持「中馬送王船協同保護工作組」實施《送王船聯合保護行動計劃（2021-2026年）》，履行進一步保護該遺產專案的承諾，推動《中馬關於聯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合作協定》簽署，全方位開展國際間非遺領域的合作，讓文化遺產成為實現人類持久和平的對話資源。

本次中國和馬來西亞聯合申遺成功的送王船專案，屬於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類別。思明區廈港沙坡尾，作為廈門申報的重點社區，寫進申報文本。沙坡尾，是廈港街道所轄7個社區之一。其名源於一大段沙灘的末端。早年這裏遍佈着許多大小中埔頭，有大橋頭、馬鞍橋頭、料船頭等，至今還保留原來地名。1925年前後，廈門市政當局沿着鷺江修築堤岸和馬路。鑒於此時關刀河小橋已不堪重負，遂被填平遷移，在沙坡尾與大學路之間重新修建了避風



裝扮一新的「送王船」。網上圖片

塢，沙坡尾避風港隨即興起。之後，避風港又曾多次修建。其中，經1969年擴建，達到今天的規模。

作為閩南送王船的中心區域，廈門送王船當代傳承傳播最為典型，且又比較大型，在思明廈港沙坡尾、湖里鍾宅、海滄鐘山、同安呂厝等14個相關社區村落。閩南「送王船」活動，一般四年舉行一次。12月5日至6日，廈門鍾宅帝族社區、何厝社區，分別舉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送王船」活動，王船浩浩蕩蕩繞境巡安，寄託了當地居民對海洋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當日，10多支「送王船」綿延數百米，浩浩蕩蕩從瀾海官觀音廟出發，沿鍾宅繞境巡遊，途經鍾宅南苑、鍾宅新花園、王公廟，最後駛向鍾氏宗祠，場面頗為壯觀。巡境途中，居民紛紛擺上供品，虔誠祈求風調雨順、出入平安。

據媒體報道，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鍾宅等社區「送王船」巡遊隊伍中，不單有許多年輕人參與，而且不少人還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方式在網上進行分享。在日新月異的資訊時代，年輕人熱衷參與傳承，讓有600多年歷史的「送王船」民俗迸發出新活力，這無疑是件好事。雖然，我至今不曾親眼目睹過送王船民俗活動，但是近些年來，多次從集美前往位於環東海域商圍的中洲濱海城女兒家，途中每次都可以看到同安境內公路一側那艘「送王船」，冬去春來，年復一年，默默「停泊」在原地，巨石刻就的船身上，「閩台送王船」幾個紅色大字，遒勁有力，分外醒目。透過它，可以看出人們對先賢走向海洋壯舉的懷想與敬意。

書若蜉蝣

葉輝

憶述一代球王馬拉當拿

話說阿根廷一代球王馬拉當拿（Diego Maradona）逝世，享年60歲；球場上風光燦爛，成就一幕幕傳奇時刻，更帶領本來寂寂無名的拿波里勇奪意甲冠軍寶座，得到世界注目，令他進一步被神化，與耶穌並列，更有人為他開設馬拉當拿教堂（Church of Maradona/The Iglesia Maradoniana），有屬於他的禱文、聖詩與十誡。除了拿波里，在其出生地阿根廷更有屬於球王的教堂，有向他祈求的禱文，同樣稱呼大家為「弟兄」，信眾表示「天主教有耶穌，穆斯林有穆罕默德，阿根廷有馬拉當拿」。

拿波里在意甲崛起，令他成為那不勒斯以至意大利南部的神，成為當地人膜拜對象，在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盃體現，當屆阿根廷完全靠他一己之力殺出重圍，特別在16強時他沉着應戰下藉一記妙傳洵汰宿敵巴西；至準決賽，出現賽事最尷尬場面，主隊意大利遇上阿根廷；他所說一番話，煽動那不勒斯人「倒戈」支持阿根廷：「我不喜歡現在所有人都叫那不勒斯人做意大利人」，要他們支持國家隊，那不勒斯向來被意大利其餘部分邊緣化，此城市明明是種族主義不公下的受害者，在聖保羅球場那一夜，最終只有少量那不勒斯人倒戈撐阿根廷，但阿根廷國歌在這球場奏起，乃唯一和意大利隊交鋒而沒有被噓的國歌，可見馬拉當拿在當地的江湖地位，戰勝意大利後，向那不勒斯人鞠躬回謝。

球王足球生涯最經典一幕必數是於1986年的世界盃，阿根廷門英格蘭的賽事中，他的第一個入球是用左手頂入，故自稱以「上帝之手」入球；2019年由英國導演卡帕迪亞（Asif Kapadia）所拍攝的紀錄片《世紀球王：馬勒當拿》（Diego Maradona），回顧球王輝煌燦爛的前半生；及風光背後的高低跌宕，宣傳海報寫道「迭戈·馬拉當拿：叛逆分子、英雄、騙子、上帝」。正如他所言，「不管他們怎麼說，我都會按自己的想法享樂」，他享樂的代價，全都在紀錄片開首就得到。他享樂的結果挫傷那些曾把精神寄託在他身上的球迷與國民，數十年來人們談論他的時候，其實最想談的是「不可一、不可再」毒海浮沉，還是他那些戰士式豪言如何鼓舞民族，在他辭世當天，最能看透他的，暫時還是只有此部紀錄片。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四十六 悼陳天華的犧牲

第二首《初夢》是為紀念陳天華的壯舉而寫。李叔同當年耳聞目睹這次運動的全過程，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李叔同未有跟隨其他人集體回國，仍留在東京，但希望能為此運動犧牲的同學及以後的留學生做點事，獨力創辦了《音樂小雜誌》以「餉我學界」。從詩的第一、二句可體現出李叔同對日本當局這次運動對學生的迫害永世不忘，對陳天華的犧牲視為革命鬥士；並將他與屈原相比，可稱為「水仙王」的神聖稱號。

先隔翠恩 生斷羽仇 自紅明恩 初號塵珠仇 夢水三繡若 之仙萬福相 二王里禧忘

浮城誌

母愛不失憶

晚上，我在女兒的房間裏給她講睡前故事。女兒突然問我：「媽媽，你小時候外婆也給你講故事嗎？」我微笑著對女兒說：「當然啦！外婆會講很多很多故事呢！」女兒又興致勃勃地問：「那外婆都給你講些什麼故事啊？」女兒的問話，讓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30年前我的幼兒時代。那是我四五歲的年齡，因為我是母親最小的女兒，所以母親非常寵愛我。每天晚上睡覺前，我都要纏著母親給我講故事，不聽故事就不睡覺。母親也很有耐心，無論她多忙、多累，每晚都會給我講一個睡前故事。母親的嗓音很好聽，帶著磁性，深深地吸引著我。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母親給我講的童話故事《小兔乖乖》，故事中兔媽媽的勤勞、大灰狼的狡猾、「長耳朵」的細心，以及三隻小兔的團結、勇敢和機智，都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個童話故事，母親講了無數次，我那時都能背下來了。此時此刻，想起母親給我講的睡前故事，我忽然潸然淚下，現在的母親恐怕再也講不出那麼多好聽的故事了。三年前，因為一場意外的受傷，母親患上了失憶症，很嚴重，連我這個她最寵愛的小女兒都不記得了。如今，母親對我的記憶只停留在了我的幼年時期。因為女兒長得很像我，所以母親常常把女兒喚作是我，對著女兒喊著我的乳名。「媽媽，媽媽。」思緒被女兒再次拉回到現實。女兒撒嬌地說：「媽媽，我想讓外婆給我講故事聽？」我苦笑著說：「等外婆的病好了，就讓她給你講好多好多的故事。」幾天後的一天夜裏，我發現母親的房間還亮著燈，母親卻不在房間裏。衛生間裏也沒有，我又轉身去廚房尋找。在經過女兒的房間時，我聽到女兒房間裏有低低的說話聲。輕輕地推開虛掩著的房門，街上的路燈光映得女兒房間半明半暗，我驚訝地看到母親臥在女兒床前，一邊輕拍著女兒，一邊娓娓講述《小兔乖乖》的故事。30年了，整整30年了！當我再次聽到母親講《小兔乖乖》時，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那充滿慈愛的聲音，是世上最婉轉動聽的音符，因為那是母愛的聲音啊！

佟雨航

來鴻

在我的家鄉魏家坡，後面流淌著一條清澈的小河，蜿蜒如人體的血管迴環似身軀的經絡，鄉親們叫她後頭河。後頭河與我的童年息息相關，她彷彿是我童年的玩伴和心靈的慰藉。那時我和小夥伴們在河裏無憂無慮地嬉戲游泳撈魚摸蝦抓螃蟹捉烏龜，直到我去外地讀書才結束了那段難忘的時光。那時沒有電視沒有網絡，有的只是做不完的農活尋不完的豬草砍不完的柴，後頭河也便成了我的成長媒介與活動載體。

在我的記憶中，後頭河是淡雅寧靜的，宛如明鏡一般，倒映著紅色的花，綠色的樹。她早已不僅僅是小河，彷彿匯成了我童年金色的歌謠。有了後頭河的全程陪伴，我稚嫩的童心不再脆弱不再孤單。那時，我們的領地，童年的舞台是十分有限的，後頭河便成了絕佳去處。河水清澈得像山泉，渴了，就用手捧上幾捧，頭一仰就喝下去了。河兩岸有許多野果，餓了就吃，一度讓我們覺得像是闖進了花果山。後頭河的早晨是恬淡的迷人的。絢麗的晨曦中，剛剛甦醒的後頭河揉揉眼睛，好奇地睜大雙眼張望她四周的奇特事物和奇麗景色。事物和景色瞬間幻化成水墨丹青，不用色彩渲染和墨線勾勒。這時的水線像純淨的碧玉，像

豆棚閒話

《狼圖騰》作者說：天鵝也是一種「圖騰」

「還有8分鐘，還有5分鐘……4、3、2、1，解封。」這是2020年12月8日零時，位於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祝橋鎮航城七路450弄社區，由新冠疫情中風險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區。從視頻上看，一位手捧紅玫瑰的中年男子引人注目，他姓馬。之前半個月的那天晚上，營前村出現疑似新冠病例，當時在村外的馬先生接到妻子電話，妻說：「我們社區被列為中風險地區，封閉管理了。」家裏還有兩個80多歲的老人，馬先生有點擔心，但仍寬慰妻子：「別慌，照顧好家人，封閉很快會過去的。」他在村外卻度日如年，14天終於過去了。他捧著一束紅玫瑰，對著視頻鏡頭說：「這段時間，妻子照顧老人很辛苦，特地買了一束花送給她。」他說：婚前曾送過花給妻子，但結婚這32年裏再也沒送過。社區門口，解封一刻，早早就來到等候的馬先生，終於見到妻子，送上鮮花，給了她一個熱烈擁抱；周圍「長槍短炮」記者記錄下這一刻，頓時響起一片歡呼聲，熱鬧場景堪比求婚。看到這段視頻時，我正在閱讀新長篇小說《天鵝圖騰》。我眼中閃過的是馬先生夫婦這一對「天鵝」。若問我最喜歡哪一種鳥類，回答肯定是天鵝。夕陽下的公園池塘，天鵝悠閒地游著。我站在池塘邊，木棧道的護欄外，人們圍著觀賞，有孩子嚷嚷著，有大人說笑聲，還有池塘

家鄉的後頭河

無瑕的翡翠，霞紅得像胭脂像少女的臉龐，裊裊上升的霧氣似潔白的羽紗更似透過水面的月光，輕掩著後頭河姑娘般羞澀的臉蛋。輕輕巧巧之間，太陽慢慢爬上了天樹梢，把自己的身軀映在河水中，盡情欣賞著火紅的臉龐。一群白色的鴨子開始模擬駱賓王筆下曲項向天歌紅掌撥清波的嬉戲和玩耍。機靈的小魚兒也湊趣地跳躍著，翻起了一個個柔軟得像麵團的小跟頭，頓時後頭河的水面上粼光閃閃，奏起了鄉村交響的綠色序曲和火紅片頭。那時我尤其喜歡夏日中午的後頭河。天空中的烈日火辣辣地炙烤著大地，赤腳踩在石板上猶如火烙一樣痛。我和小夥伴們就會像青蛙一般跳進水潭裏，除了曬不怕的頭，全身泡在水裏猶如披上了冰涼的蠶絲。在水裏泡膩了鑽到岸上吹會風，又跳進潭裏，反反覆覆幾次，身上就像被燙了一般，晚上洗澡背上肩會感覺痛得鑽心，還會脫一層皮。夏天的後頭河是最美的，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河水潺潺，匯成綠綠的潭，清可見底，水中的魚兒精靈一般往來穿梭，把文靜的水潭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紋。我們腳蹬水底頭往後躺在水面上，仰望高遠藍天上的白雲，如姑娘脖子上圍著的紗巾，我們在河裏翻騰，把潭邊的細沙踩出了印痕，

魏以進

把童年的記憶融進了河裏的卵石。傍晚的後頭河也真可愛。夕陽西下，太陽把餘暉灑在河面上，後頭河這塊寫意的幕布上，這處花紅，那處墨綠，色塊的碰撞激起了心頭一輪又一輪遙遠而清晰的圓暈。又一陣風搖搖晃晃而來，倒映著的泥岸和成排的黃荊樹和桃樹都亂成灰蒙蒙霧濛濛的一片，像醉漢，半迷糊半清醒跌跌撞撞間，不一會兒又穩穩當當地站定了。後頭河的傍晚可靜啦。喧鬧了一天的後頭河帶著倦意入睡了。她像凝固了一般，躺在那裏一動不動。清朗朗的明月，靜悄悄地爬到空中，對著後頭河照鏡子，彎下身子梳理頭髮絲兒。這時，風任意地掃著河岸上的小草，發出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遠處，偶爾傳來幾聲汪汪的狗叫聲，此時的後頭河顯得更靜更清。難忘的是有個晚上，隨大人打著火把到後頭河捉夜魚，抓了一大筐。那時缺油，我們很少吃魚。其實我們捉的是一種樂趣和一種消除飢餓的飽腹感。現在的少年極少碰到挨餓的情形，那種難受的滋味只有經歷了才能體會到。在煩悶的低落時刻，想起家鄉的後頭河，就像走進了音樂廳，催人奮進的交響在心頭頓時奏起。

江迅

的心諾。在一場百年不遇的雪災下，一段動人的傳奇就此走向高潮。作者姜戎歷時16年再獻重磅新作。他上一部長篇是《狼圖騰》，僅在中國銷量就已超千萬冊，被譯為37種語言，在110個國家與地區發行。《天鵝圖騰》是《狼圖騰》的姊妹篇。11年的內蒙古插隊生涯，草原是姜戎創作的重要源泉。在姜戎眼中，蒙古草原上有兩個圖騰，狼圖騰和天鵝圖騰，是草原游牧文化中最有精神價值的兩個圖騰。「蒙古草原的愛與美，是每年早春北歸故鄉的天鵝帶來的」。小說以此開篇，再現這片傳奇土地的壯美。天鵝對美和潔淨的追求，對愛侶至死不渝的忠誠，對救助他人真摯的感恩，化為草原上愛的倫理、美的圖騰。如果說《狼圖騰》是貝多芬，那麼《天鵝圖騰》就是莫扎特。《狼圖騰》是一種「激勵」，《天鵝圖騰》則是一種「撫慰」。人生不只有自由和剛勇，是愛與美讓人們靈魂圓滿。姜戎在書的封面上有一段自白：「狼圖騰是黑色的，天鵝圖騰是白色的……兩個圖騰像極圖騰般交織。補上了這個空缺，總算了我一生的夢想與追求」。新冠疫情下，在這混沌的世界，《天鵝圖騰》是一份純白的贈禮，讓人們卸下心防，喚起心中失落已久的溫柔與潔淨。如果你處在人生低谷，或是在不斷的追逐中失去自我，那麼這本小說一定可以一讀再讀。